



南昌城北, 鄱墩山下, 曾封存着一个汉代侯国最鲜活的记忆。

2015年12月, 海昏侯墓阶段性考古发掘成果公布, 一个曾经只存在于史书片段中的侯国, 携带着璀璨的文物与丰富的历史信息, 重现于世。一项项重大发现和解读勾勒出汉代海昏侯国的鲜活面貌, 成为解读中华文明汉代篇章的全新窗口。

十年探源,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的保护利用、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 不断迈上新台阶。万余件文物走出尘封两千年的秘境, 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感、可知、可对话, 持续为今人提供着深厚的文化滋养。



考古拼图还原侯国史诗

一切始于2011年春天的一个意外。南昌新建区鄱墩山, 村民意外发现一处幽深的盗洞。后来担任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火速赶到现场。高大的封土堆旁, 散落着厚重的木炭碎块和白膏泥。盗洞深入地下14.8米, 直抵椁室。

“大概率是座汉代高等级贵族墓, 墓室内满是泥沙与积水, 文物应该保住了。”杨军回忆。

考古队没有急于发掘主墓, 而是先对周边约5平方公里进行系统勘探。面积约3.6平方公里、城内水陆交织的紫金城址, 被确认为海昏侯国的都城, 与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平民墓葬一起, 勾勒出一个汉代侯国的完整面貌。

在城址的西南面, 一座占地4.6万平方米的墓园布局完整, 包含2座主墓、7座附葬墓和1座车马坑, 以及完整的祠堂、寝殿、园墙乃至排水系统等遗迹。“这样布局完整、祭祀体系完备的西汉列侯墓园, 实属罕见。”已故秦汉考古学家信立祥生前一直希望找到一座以汉制埋葬的列侯墓“标本”。

“之前发现的汉代列侯墓, 要么主墓被盗, 要么墓园遗迹荡然无存。”信立祥曾告诉记者, 长沙马王堆汉墓虽为列侯墓, 却沿用战国楚制, 学界缺少对汉代列侯葬制系统认知。

随着主椁室开启, 震撼接踵而至。堆积如山的五铢钱, 总重超过10吨; 璀璨夺目的马蹄金、麟趾金、板金等, 总重超过115公斤; 符合《周礼》中记载的“诸侯轩悬”的三堵悬乐; 带有“昌邑二年”“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年款的青铜器……它们不仅是西汉强盛国力的缩影, 也是汉代经济社会制度的实物见证。

而揭开墓主身份的关键, 是一枚置于墓主腰部的玉印——“刘贺”二字清晰可辨。这位汉武帝之孙为帝仅27天, 一生经历王、帝、民、侯四种身份, 然而史书对他记载寥寥。

“刘贺的身份转折, 藏着西汉中期的政治博弈。”时任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组长的张仲立介绍, 从长安为帝到南方封侯, 刘贺的人生轨迹, 正是当时中央与地方、皇权与权臣张力的缩影。

如果说刘贺的个人沉浮是那段历史的一个剖面, 那么整个海昏侯国遗址, 则提供了观察汉代侯国制度的立体框架。杨军从大遗址研究的视角指出, 海昏侯国遗址见证了郡国并行制下的汉代侯国的基本格局, 不仅是研究汉代历史与社会的重要实证, 也是极具展示价值的国家级文化遗产。

而揭开墓主身份的关键, 是一枚置于墓主腰部的玉印——“刘贺”二字清晰可辨。这位汉武帝之孙为帝仅27天, 一生经历王、帝、民、侯四种身份, 然而史书对他记载寥寥。

“刘贺的身份转折, 藏着西汉中期的政治博弈。”时任海昏侯墓考古专家组组长的张仲立介绍, 从长安为帝到南方封侯, 刘贺的人生轨迹, 正是当时中央与地方、皇权与权臣张力的缩影。

如果说刘贺的个人沉浮是那段历史的一个剖面, 那么整个海昏侯国遗址, 则提供了观察汉代侯国制度的立体框架。杨军从大遗址研究的视角指出, 海昏侯国遗址见证了郡国并行制下的汉代侯国的基本格局, 不仅是研究汉代历史与社会的重要实证, 也是极具展示价值的国家级文化遗产。

海昏侯墓十年考古发现: 解码汉代文明的新窗口

新华社记者 赖星 袁慧晶

文物“开口”补白历史缺页

《汉书》中“行淫乱”“行昏乱, 恐危社稷”等描述, 给刘贺打上了“荒淫”的标签。但墓中出土的文物, 却揭示了这位传奇皇帝更加立体的人生。

当墓室开启, 最引人注目的并非满室金玉, 而是那些与精神世界相连的物件。按照汉代“事死如事生”的葬俗, 《诗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随葬于主墓的藏椁中, 被专家推测为刘贺生前所读。其中, 一枚字迹随性的木牍, 很可能是刘贺本人的读书笔记。一个在史书中纵情声色的形象, 在考古发掘现场, 首先显露出的却是静坐阅读的侧影。

一面绘有孔子像的漆衣镜, 更是让人凝视良久。镜屏上不仅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像, 还以墨书简述其生平言行。

“想象一下, 他每日更衣理容时, 都会面对孔子的形象与生平简述。”张仲立说, 这更像是一种时刻的自我观照与道德警醒。

如果说上述竹简丰满了刘贺的个人形象, 那数十版公文木牍, 则为汉代制度

补上了鲜活注脚。海昏侯墓出土简牍释读团队对出土简牍的红外扫描照片进行研究时发现了《海昏侯国除诏书》——南方地区唯一的汉代诏书实物, 木牍上有19位大臣的署名, 完整记录了刘贺死后侯国废除的全过程。

“诏书还揭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 如明确了刘贺的死亡和下葬时间, 填补了史料空白。”诏书整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说。

与此同时, 失传1800余年的《齐论语》、迄今存字最多的《诗经》简、首次现世的《春秋》经实物……这些典籍在墓中有序存放, 俨然一座“地下图书馆”。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教授朱凤瀚介绍, 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儒学经典, 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传承的实物佐证。

这些跨越千年的遗存, 不仅丰满了一个个历史人物的生命, 更丰富了世人关于汉代文化的认知。

开一扇窗探寻文明根脉

最早的孔子像、最早的钢制医用毫针、全本《诗经》简……一件件出土文物屡次成为公众话题, 纪录片与出版物紧随其后, 人们像追剧一般关注着海昏侯墓考古研究进展。

十年来, “海昏侯热”热度不减。2025年年初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院举办的“贺·岁”展, 首日便创下该院临展厅的最高客流纪录。

“海昏侯”已从一个考古发现, 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将这一现象称为“海昏侯现象”：“它不仅为考古学的重大收获, 更标志着公众考古的一次成功实践。学术成果走出了象牙塔, 成为全民可感的文化体验。”

这场文化与公众的对话, 其基石是科学严谨的文保工作。当考古人员发现内棺因挤压严重变形、最薄处不足半毫米, 并未贸然开启, 而是将主棺套箱后, 整体移送至条件严控的实验室, 运用三维扫描、透射影像技术等十余种先进技术,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文物“见光死”。

“高光扫描捕捉过去几乎没有应用于考古现场。但在海昏侯墓考古工地, 我们创新性地用它来扫描孔子衣镜, 这才发现了最早的孔子像和相关文字记载。”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文欢说, 这个项目本身也推动了中国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王巍评价, 海昏侯墓发掘清理运用“实验室考古”方法, 是中国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完美”结合的范例。

回望十年, 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在补史、证史的同时, 更激发了社会对历史遗产的珍视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管理表示, 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打开了一扇窗, 让更多人得以触摸中华文明的根脉。

(新华社南昌1月17日电)

《红色记忆: 新华社历史的个体记述》(第一辑) 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红色记忆: 新华社历史的个体记述》(第一辑)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面向全国发行。

该书以“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为宗旨, 深度挖掘新华社九十余年发展历程中的精神内核, 为读者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新闻事业的起步与成长轨迹。

第一辑涵盖新华社前身红中社在瑞金的创建、延安时期的新闻实践等内容, 记录了党在根据地早期新闻事业的探索历程以及新闻工作者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守。书中以纪实性文字为主, 辅以历史照片、文献手迹等, 为广大读者了解新华社发展史及红色新闻事业传承提供了大量生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舌尖非遗 街巷烟火: 西宁下南关街的文旅融合新生态

新华社记者 张子琪

高原冬日, 寒风掠过西宁街巷, 却吹不散下南关街的烟火暖意。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 这条全长400多米的百年老街如今悄然走红,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熙攘的下南关街里, 烤肉、蜜粽、酿皮等特色小吃现做现卖, 叫卖声此起彼伏, 往来行人或手捧美食, 或驻足拍照, 众人都说这是“空手走不出的烟火巷”。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 有汉族、回族、藏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多个民族聚居。位于西宁市城东区的下南关街过去是商号聚集的中心地带, 因周边居民和城市景点较多, 逐步形成热闹市集, 距今已有上百年历史。

“下南关街的走红, 看似偶然, 实则是历史积淀与精准施策的结果。”老街所处城东区清真巷街道团结社区党委书记王永庆说, 近些年, 经营主体活力持续释放, 许多商贩自发在此摆摊, 城东区文体部门对辖区特色美食进行摸排, 为符合条件的商户申报非遗项目, 老街越发热闹。2024年, 下南关街凭借浓浓烟火气及地道青海美食走红网络, 全年接待游客约420万人次。

近年来, 西宁市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 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面对发展契机, 清真巷街道、社区及相关部门迅速行动, 一方面在下南关街合理规划分摊位, 另一方面细化街区发展规划, 让更多群众依托流量资源实现就近就业。

团结社区58岁的马有萍做烤饼10多年, 常年流动摆摊, 收入微薄, 是社区重点关注的低收入群体。“下南关街火了, 社区也没忘了我们。”马有萍说, 社区在老街为她安排了一处固定摊位, 现在她月收入5000元左右, 彻底改变了生活面貌。

人气与流量的快速集聚, 让下南关街成功“出圈”, 如何长久发展成为当地持续探索的课题。西宁市城东区文旅部门负责人介绍, 各部门从硬件、文化、业态等维度发力, 2024年12月, 老街完成道路硬化、管网改造等工程, 市政等部门形成工作专班, 为街区有序运转保驾护航; 举办民族服饰展演、冬至民俗体验等非遗活动, 同步规划美食体验区、历史文脉展示区等特色板块, 以文化赋能激活街区活力; 引入专业管理团队, 破解商户同质化经营难题, 推动业态迭代升级……

老街内一家主营牦牛肉的商户, 敏锐抓住机遇, 转型打造“牦牛肉从生到熟一站式体验店”,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老街走红是我们的骄傲, 希望以这条街为窗口, 让青海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 被更多人知晓。”商户负责人马福龙说。

据统计, 目前下南关街已规划摊位394个, 经营商品超1000种, 累计解决210户710人就业。

(新华社西宁1月16日电)

巧手补书叶 灵心理万卷

全 路

古籍类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故宫博物院195万余件各类文物中, 有古籍和雕版60万余件。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便设立了图书馆, 将紫禁城内各处的图书典籍集中收藏在寿安宫。2008年, 故宫博物院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2025年, 获文化和旅游部颁发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至今, 古籍文物中已有四批共计180种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23年, 故宫博物院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共同启动了“古籍保护与活化公益项目”, 两年来顺利完成了大藏经雕版的抢救性迁移和熏蒸等预防性保护。项目支持下, 故宫博物院专设雕版馆, 馆内常设“吉光片羽——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雕版文物展”, 库房式陈列展出文物1.5万余件(组), 展示着当年大规模印刷活动的痕迹。联合搭建的古籍保护科技实验室, 修复了部分古籍, 涉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嘉兴藏》、蒙古文《时宪书》等, 首次整理研究、数字化采集、出版了故宫博物院藏五朝《钦定宫中现行则例》。

古籍修复前都要“望闻问切”。有关纸张、丝织品检测, 要用显微镜观察, 分析纤维形态特征, 判断其材质, 为修复方案的制定和修补材料的选择提供依据。蒙古文《时宪书》的装潢封面是以特殊花卉为纹样, 以丝织品黄绫为材料, 修复师先请相关机构用真丝定制特殊花卉纹的白绫, 再与纺织品材质分析人员商讨用植物染料仿制颜色的方案, 每次单独将白绫染出最为接近原书的成色, 才用于修复。

修补书叶, 更需“对症下药”。比如对于污渍, 要用温水喷洗、自然阴干; 对于开裂, 要先对栏对字, 再溜书口; 对于局部破损, 则应喷水、展平才能修补; 对于四周老化、酥

脆、缺损, 需先修补再用皮纸局部加固; 若严重破损, 必须溜书口再修补, 最后整张托裱。千疮百孔的一张筒子叶, 仅仅修补重度虫蛀, 就需要数天工作。通过修复师的一双巧手, 一张几乎失去80%的封面, 经过去污、展平、配纸、修补、托裱等几个工序, 才能恢复为清晰的页面, 还要完成齐栏、纸捻加固、打眼、上封面、订线等步骤, 修复工作才算圆满。

实验室中还有大量来自图书馆的保管和研究用人员。在系统整理库房文物时, 他们发现, 除内容丰富外,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涵盖抄本、刻本等古籍54种251册, 木刻雕版541块。针对不同版本的古籍, 他们结合人工对比与电子图像对比, 每人一本, 逐页核对。经过对档案文献中多幅领用物料、馆藏清册、请修和告成档案的细致总结, 在印刷刻本中梳理出黄绫、石青绢、蓝布刻本三种不同书函、书衣用材形制。弥足珍贵的是, 书内夹带的黄条尚保存了存放地点的关键信息。相关文物呈现出多种形式并存、多朝版本连续、装潢材料丰富、文物与相关档案文献高度对应等特点, 充分展现了故宫博物院所藏古籍、雕版的独特之处。

数字化采集与出版同样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在数字化采集影像前, 修复师需要对轻微伤的古籍进行加固等预防性保护, 伤况严重的则需要全面修复。很多古籍纸张轻薄脆弱, 为了保证扫描效果, 专业文物采集人员需小心翼翼地在薄弱的筒子叶间进行衬纸。本次《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以清嘉庆至光绪五朝版本为底本进行高清扫描, 同时推出普及本与再造本, 满足学者与收藏者的差异化需求, 部分古籍影像资源准备在故宫博物院官网“数字文物库”板块上线。

故宫博物院古籍保护科技实验室的建立与相关工作, 特色鲜明、意义深远, 将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据《人民日报》)



图1: 这是发掘前的海昏侯刘贺墓及其夫人墓(资料照片)。图2: 这是位于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遗址发掘现场(2015年11月14日摄)。图3: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左上图: 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2015年11月24日摄); 右上图: 海昏侯墓主棺出土的金饼、马蹄金、麟趾金和板金(2015年12月24日摄); 左下图: 海昏侯墓出土的玉印(2015年11月18日摄); 右下图: 海昏侯墓出土的玉印(2015年12月13日摄)。图4: 这是考古工作者在进行海昏侯墓五号墓的内棺清理工作(2018年1月25日摄)。图5: 游客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参观青铜虎(2026年1月1日摄)。(新华社发)